

# 拉曼大学

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 霹雳州怡保永定人的移居与发展

(1872-1961)

科目编号: ULSZ 3094

学生姓名: 游欣瑜

学位名称: 文学士 (荣誉) 学位

指导老师: 黄文斌师

呈交日期: 31-03-2017

本论文为获取文学士荣誉学位 (中文) 的部分条件

# 目次

题目	.....	i
宣誓	.....	ii
摘要	.....	iii
致谢	.....	vi
第一章	前言	1
	第一节 研究对象与动机	2
	第二节 研究难题	4
	第三节 前人研究成果	5
	第四节 研究方法	6
	一、文献分析法	6
	二、实地考察	8
	三、口述历史	9
第二章	霹雳州怡保永定人之移居概况	10
	第一节 永定人大批移居怡保的年代及移居原因	10
	第二节 怡保永定人的职业概况（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	12

第三章	怡保永定人的关系网络之发展·····	16
	第一节    创办及领导会馆·····	16
	第二节    创办及领导工商组织·····	21
第四章	永定人对怡保社会的贡献·····	24
	第一节    创办及资助华文学校·····	24
	第二节    协助创办及兴建医院·····	29
第五章	结论·····	32
	参考文献·····	35
	附录·····	41
	(一) 表一：1980 年代霹雳怡保永定人所从事的工商业·····	41
	(二) 表二：马来西亚华人地缘性及血缘性会馆数量·····	46
	(三) 表三：胡曰皆生平所资助之怡保学校·····	47
	(四) 表四：访谈一览表·····	48
	(五) 图一：永定县政区图·····	49
	(六) 图二：怡保“万春堂”外观·····	50
	(七) 图三：“万春堂”牌匾旁的通告·····	50
	(八) 图四：万春堂所出品之“金鱼商标”驱风油·····	51

(九) 图五： 霹雳福建公会外观·····	51
(十) 图六： 霹雳永定同乡会外观·····	52
(十一) 图七： 霹雳永定同乡会内设胡曰皆、胡李皆纪念堂·····	52
(十二) 图八： 霹雳客属公会外观·····	53
(十三) 图九： 霹雳客属公会内置胡重益纪念碑·····	53
(十四) 图十： 霹雳客属公会内设胡重益纪念堂·····	54
(十五) 图十一： 霹雳客属公会内置胡曰皆纪念碑·····	54
(十六) 图十二： 深斋中学旧址（现为深斋中学商学院）·····	55
(十七) 图十三： 深斋商学院一楼第一间教室旁置胡曰皆纪念碑·····	55
(十八) 图十四： 霹雳人民医院内置捐献者纪念碑之一·····	56
(十九) 图十五： 霹雳人民医院内置捐献者纪念碑之二·····	56
(二十) 图十六： 霹雳人民医院内设胡文虎昆仲纪念堂·····	57
(二十一) 图十七： 胡子春街·····	57
(二十二) 图十八： 胡重益路·····	58
(二十三) 图十九： 胡曰皆路·····	58
(二十四) 图二十： 胡日初路·····	59
(二十五) 图二十一： 胡日初于华林市之基仁楼·····	59

# 霹靂州怡保永定人的移居与发展

## (1872-1961)

## 宣誓

谨此宣誓：此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论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文字、电子资讯或口述资料，皆已于注释中具体注明出处，并详列相关的参考书目。

签名：

学号：14ALB02638

日期：31-03-2017

## 摘要

永定客家人，在怡保的籍贯群中，是属于较特殊的一个群体。相对于其他籍贯群来说，怡保永定人的人数较少，属于少数籍贯群。然而，怡保有数位杰出华侨领袖，却是出自这一个少数群体。在怡保，今天尚有多条以永定人姓名命名的街道，如胡子春街（Jalan Foo Choo Choon）、胡重益路（Jalan Foo Choong Nyit）等等。这些永定人都是曾经对怡保有所贡献且拥有重大影响与号召力的华社领袖。

本文主要探讨霹雳州怡保永定人的移居与发展，而本课题的研究年份以 1872 年为开端，即怡保第一位永定客籍侨领——胡子春的南渡年份；并以 1961 年结束，即最后一位永定客籍侨领——胡曰皆的逝世年份，以看出早期怡保永定人的发展与贡献。本文的主要内容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探讨霹雳州怡保永定人的移居概况。根据研究结果，大多数永定人极大可能于 1851-1874 年间（即清朝咸丰、同治时期）大批南渡至东南亚各地，而抵达马来亚的永定人先是在经济活动蓬勃的地方如檳城、太平等地落脚。待 1880 年代霹雳州怡保开埠后，永定人因受到该地丰厚的锡含量所吸引而移居怡保。大多数怡保永定客籍富商以锡矿业起家，但根据霹雳永定同乡会于 1980 年代的记录显示，怡保永定人主要从事的行业为药材业。

在了解怡保永定人的移居概况后，第二部分主要探讨永定人在怡保的关系网络之扩展。怡保永定人为发展他们的关系网络所付诸实践的行动有两种：一是创办于领导与自身籍贯群息息相关的地缘性会馆，二是创办与领导跨籍贯群的工商组织。研究结果显示，永定人曾同时领导霹雳福建公会、霹雳永定同乡

会与霹雳客属公会。这显示出他们同时受到福建人与客家人的接纳，并且得以参与会馆的决策活动。另外，永定人先是协助创办霹雳福建公会，而不是先创办霹雳永定同乡会。据推断，永定人早期的人数不足以支撑一个会馆的运作，况且他们并没有受到福建人的排斥，因此并没有萌生创办同乡会的念头。然而，在二战后，因急需协助同乡及祖国恢复生产，因此人数已达到四百多人的永定人决定创办同乡会。后来，随着霹雳客属公会的成立，永定人开始加入及参与领导该公会。这显示出永定人的身份认同从对福建省的地方性认同渐渐转移至客家语系认同。另一方面，永定人得以创办及领导跨籍贯群的工商组织，显示出他们在怡保华侨社会有极大的影响力及号召力。

在成功窥探早期的永定客籍侨领在怡保的影响力与号召力后，第三部分专注于探讨这些侨领对怡保的贡献，标示出他们在怡保发展史中的重要性。有了财富与号召力，永定人便得以为同乡及怡保的众多华侨谋福利。永定人对怡保社会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创办及资助华文学校，二是协助创办及兴建医院。有了他们的资助，怡保社会（尤其是华人社会）的福利渐渐受到保障。

本论文基本上采用了文献分析法、实地考察与口述历史来进行研究。笔者先是分析现有的文献与书面史料，后再透过实地考察验证史料的真实性，再以口述历史充实前两个研究方法所无法寻获的史料，以便使研究成果更为全面及具有更大的说服力。然而，无可否认，本论文在撰写的过程中依然面对一些难题。首先，笔者在搜集二战时期以前的会馆资料时需要面对资料不足或资料不够全面的问题。这是因为许多宝贵的史料在日军侵略马来亚之际被蓄意销毁，以免日军取得华人社会援助中国抗日的证据等等。因此，笔者选择以未遭到破



坏的第一手史料，如战前报章等，来核对会馆的会刊中所载之史实。此外，因缺乏史料及时间紧迫的关系，笔者只能以永定客籍侨领为中心来探讨永定人的移居与发展，而无法全面地带出早期永定人（尤其是来自中下层社会的永定人）的生活面貌。因此，本论文的研究范围尚有继续拓展的空间，希望日后对此课题有兴趣的学者能够针对永定“庶民”的生活面貌这一角度进行研究，以弥补此论文的不足之处。

关键词：霹雳州怡保 永定客家人 移居与发展 侨领 矿家

## 致谢

经过了约半年的资料搜集与落笔，此文终于宣告完成。在撰写此文的过程中，笔者深切体会到进行马来西亚本土研究的困难，而笔者有幸得到各方的热心协助，才能撰成此文。在此，笔者想向所有提供协助的人士一一致谢。

首先，笔者十分感谢笔者的论文指导教授——黄文斌老师。从论文的构思至落笔，黄老师均提供了许多有建设性的意见，同时也传授许多进行本土研究的方法予笔者，让笔者受益良多。尽管老师工作繁忙，却依然坚持每个星期与笔者及其他学生会面，以了解每位学生的进度。当笔者面临瓶颈时，老师均会给予一些意见，让笔者有所启发。同时，老师时时关心学生们的身体状况，并且及时给予鼓励，使大家有动力继续完成各自的作业。笔者在此感谢老师为学生们所作的付出。

接着，笔者想要逐一向各个提供史料的机构与人士致上万分谢意。笔者深知他们的热心协助绝对不是必然的，因此真的十分感谢他们的帮忙。首先，笔者要感谢胡万铎先生与张树钧先生愿意接受笔者的访谈，并且毫不保留地回答笔者的问题，使笔者取得了十分有用的史料，尤其是对已故胡曰皆先生的生平以及深斋中学的历史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在此，笔者也要感谢拿督丘才幹先生提供胡万铎先生的联络方式。即使拿督丘才幹先生与笔者是偶然在霹雳客属公会相遇，他依然热心地为与他只有一面之缘的笔者提供援助，此举动让笔者十分感动，并且衷心地感激他。

此外，笔者需要感谢霹雳永定同乡会总务杨先生、霹雳客属公会总务李先生、霹雳福建公会总务赵先生、霹雳中华工商总会秘书廖小姐的接见，并且代

表各自的会馆将会刊赠予笔者或让笔者借回家阅览，使笔者得以顺利完成论文。同时，笔者也要感谢怡保文史机构 Ipohworld 的协助，将霹雳人民医院的百年纪念特刊借出让笔者阅览。笔者亦要感谢怡保育才独中的苏民胜校长与秘书处的丘小姐，以及怡保深斋中学的何家珍校长与助理陈静贤老师。感谢他们在百忙之中仍然愿意接见笔者，并且分别赠送《百年育才》特刊予笔者以及同意让笔者在图书馆借阅深斋中学历届校刊，让笔者得以完成论文。

最后，笔者在此感谢笔者最亲爱的家人，尤其是笔者的双亲。笔者在撰写论文的过程中常常有焦虑、不如意的时候，当时觉得自己肯定无法写出一篇令自己满意的论文。然而，当笔者每个周末回到家，见到双亲的容颜时，所有的烦恼霎时间忽然消失了。笔者深知他们无法在课业上提供意见，但笔者在他们身边时却莫名地感到心安。他们的陪伴，是笔者最有力的精神支柱。在此，笔者愿双亲身体健康、平平安安。

## 第一章 前言

霹雳州怡保在1880年代开埠后，遂以丰富的锡产量闻名世界。这门行业利润可观，所创造的就业机会多不胜数，由此便吸引了许多来自不同籍贯的中国人南来打拚。大部分来到怡保（旧称坝罗）的华侨，都涉及采矿的工作；有者甚至从身无分文的矿工，经过经年累月的奋斗后，一跃成为大矿家，家财万贯。这些奋斗成功的华侨们，不忘将自己在这片土地上赚取回来的钱财用在地方建设上。除了赈助他们的祖国——中国外，他们也极力投身于怡保的慈善事业中，其中以照顾华人社会的福利为多，如倡办华文教育、建设医院等。此举除了帮助华侨同胞，让他们过上更为舒适的生活外，也间接推动了怡保的建设与发展。

上面提及，许多来到怡保的华侨因锡矿而发迹，因此推动怡保之建设的人大都从事锡矿业。在翻阅有关早期怡保的文献时，笔者发现怡保成功的华人矿家有一部分来自中国福建永定的客家人，如“锡矿大王”胡子春（1860-1921）、胡重益（1871-1944）、胡日初（1873-1934）等。他们在推动怡保社区及自身籍贯群的发展上均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尤其在提升怡保华人社会的福利方面，更是功不可没。根据史料，在19世纪末，已有永定先贤积极推动华人组织、教育、医疗等设施的记录，如胡子春于1897年被推举为霹雳福建公会的创始董事，并长期资助该公会的发展。以此为起点，永定人开始贡献自己的力量，在为福建同乡谋福利的同时，也将他们的关怀扩大至怡保华人社会，照料其他籍贯群的华侨之福利。

令笔者感到好奇的是，相对于其他籍贯群来说，怡保永定客家人的人数占劣势，属于少数籍贯群。然而，怡保的数位华侨领袖，竟是出自这么一个少数

群体。早期的永定人在缺乏同乡的协助下，是如何发展他们的事业与关系网络，并且被认可为怡保华人社会的侨领？另一方面，永定人的身份认同亦值得注意。永定人被称为“福建客”，其原乡——永定县的居民虽以客家话沟通，可是该县处于主要以闽语语系（即所谓“福建话”）进行沟通的福建省中。在这种情况下，永定人的身份认同会倾向于地方上（即福建省）的认同，抑或是客家语系上的籍贯认同？这促使笔者想去了解这个特殊的籍贯群。透过此研究，笔者希望能窥探永定人在怡保的移居概况、发展脉络与贡献，并尝试解答以上问题。

## 第一节 研究对象与动机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霹雳州怡保永定人，而笔者想要探讨的是这一籍贯群在怡保的移居概况与发展，以及他们对怡保的贡献。笔者的研究动机，主要是源自于对这个群体的好奇。首先，永定人属于客家籍贯人，所使用的沟通语言为客家话，然而他们的原乡位于中国福建省。早期来到怡保的永定华侨，大多加入于1897年创办的霹雳福建公会，成为其会员，有声望者甚至被推举为董事或会长。此后，随着霹雳客属公会于1941年成立，永定人除了大力协助公会的成立外，还加入客属公会成为其会员。此事使笔者对永定人的身份认同大感疑惑——永定人该被划入福建人的群体中，抑或是客家人的群体中？早期的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如何界定永定人的身份，而这个群体究竟将自己归纳为福建人抑或是客家人？这些疑问使笔者对“永定人”这一群体大感兴趣，并且想追溯他们在怡保留下的足迹，研究他们的自我身份认同。

其次，永定人是一个少数群体。比起其它籍贯的人口，永定人在怡保的人口并不多。然而，多个在怡保有影响力的华人领袖竟是出自这个群体，使得永定人这个群体在20世纪锋芒毕露，且有能力的于1959年创办了深斋中学。这恰恰证明了永定人在人数上虽处于劣势，却能达到如此高的成就，令人惊叹。除了在当时的怡保华人社会享有巨大的影响力外，永定客家领袖的贡献也获得英殖民政府的肯定。怡保多条以他们命名的街道如胡子春街（Jalan Foo Choo Choon）、胡重益路（Jalan Foo Choong Nyit）、胡曰皆路（Jalan Foo Yet Kai）等，均反映出了这些先贤的贡献倍受肯定。各界所赋予他们的极高肯定，使笔者对他们在怡保社区及自身族群的发展上所作出的贡献深感兴趣，因而决定以此作为笔者的研究题目。

此外，谈及永定人的贡献，免不了提及怡保深斋中学的成立。深斋中学于1959年创立，主要倡办者为胡曰皆（1907-1961）。虽然名义上深斋中学是由霹雳客属公会附设，实际上永定人在其创立一事上占最大功劳。该学校以胡曰皆的父亲胡深斋（1869-1915）之名来命名，便是最有力的证明。作为在马来亚独立后才成立的民办学校，深斋中学的起步点比起其他学校如育才学校、培南学校等来得慢。然而，深斋中学的发展却比其他中学来得迅速，甚至成功设立了深斋商学院，为中学毕业的学子们提供商科高等教育。这是其他中学所无法媲美的。深斋中学能够达致今日的成就，须归功于永定人对其不曾间断的资助与支持。作为少数群体，永定人不但在怡保社区的发展上贡献良多，且有能力的创办一所华文学校，这是十分了不起的。这引起了笔者对“永定人”这一群体的注意，并且想透过此研究来了解他们崛起的过程，以及他们在回馈社会方面所作出的努力。

纵观学术界，许多学术论文主要以这些永定先贤的生平及其个人的贡献切入讨论，而鲜少针对“永定人”这个群体来进行研究。因此，本文希望理出怡保永定人的移居概况与发展，以及他们对怡保的贡献。本文课题的研究年份以1872年为开端，即怡保第一位永定客籍侨领——胡子春的南渡年份；并以1961年结束，即最后一位永定客籍侨领——胡曰皆的逝世年份，以此标记出早期怡保永定人的发展与贡献。

## 第二节 研究难题

在进行研究的过程中，笔者主要是在收集史料的工作上面临难题。举例来说，笔者无法确切得知二战前会馆或工商组织的历任会长名单或任期；许多宝贵的史料在日军侵占马来亚之际就被销毁，以免日军向华侨领袖“翻旧帐”，对他们此前赈助中国抗日的行动进行报复。因此，现今的会馆所保存的有关二战前的资料或有谬误，因为已无法得知二战前会馆或组织真正的运作情况。有时候，会馆与组织的史料的确有所缺失，如霹雳福建公会的会刊并未将于1934年-1935年间担任会长的胡重益载入历任会长名单中。这促使笔者从另一管道取得史料，即翻阅战前的报章，如《南洋商报》、《槟城新报》等，以对比会刊所载之史实。

另一方面，因时间与史料不足的关系，笔者是以身为侨领的永定人为中心，来概括怡保永定人的发展与贡献。这显然无法全面地带出怡保永定人早期的生活概况，尤其是处于中下层社会的永定人之生活面貌。无论如何，本文依然达

到了研究的目的，即从侨领的角度作为切入点，来了解永定人在怡保的发展与贡献。

### 第三节 前人研究成果

截至目前，笔者并未发现学术界就怡保永定人的发展与贡献进行研究。现今，仅有两篇学术论文针对新加坡的永定会馆进行研究，即郭兆娴的〈永应挑战，定求新变——历史挑战下的永定会馆〉，以及黄贤强的〈新加坡永定会馆：从会议记录和会刊看会馆的演变〉。前者有条理地叙述了新加坡永定会馆的发展以及其面临的历史挑战，而后者则更进一步，以第一手史料来探讨二战前的永定会馆之发展情况，并与该会馆战后的发展进行比对。这两篇论文的研究对象虽为新加坡的永定会馆，但笔者得以从该两篇论文了解永定会馆的基本运作模式，使笔者对二战前的永定人之联络与交流模式有一定的了解，这弥补了笔者无法从霹雳永定同乡会得到二战前永定人的资料这一缺憾。

此外，学术界多以怡保永定客家领袖的生平及个人贡献进行探讨。身为著名锡矿家的永定客家领袖如胡子春、胡重益、胡曰皆等均受到学者的关注，至今许多有关这些领袖的传记及学术论文已被撰写成文。关于胡子春的生平，刘崇汉的〈锡矿大王胡子春1856-1921〉一文刊登于由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简称华总）出版的《愿景季刊3》。此文对胡子春的生平作了详细的叙述。然而，由于笔者没有途径阅览该文，因此转而以刘崇汉在《马来西亚华人人物志》中有关胡子春生平的叙述作为参考。另外，庄仁杰曾在霹雳州百年著名锡矿家



国际学术研讨会（1848-1957）<sup>1</sup>中发表〈霹雳锡矿家传记——胡重益〉一文。文中整理了胡重益的生平及其贡献，并利用有关胡重益为数不多的资料，有脉络地撰写出胡重益的传记。这篇论文为笔者在了解胡重益生平事迹的过程中提供不少便利。此外，吴玉彬在其学士毕业论文〈胡曰皆——怡保锡矿家研究〉中详细地叙述了胡曰皆的生平，尤其在胡曰皆对华文教育的贡献上着墨甚多，帮助笔者了解永定客家领袖对华文教育的发展之贡献。同时，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出版的《马来西亚华人人物志》亦有数篇关于永定客家先贤的描述，如胡文虎（1882-1954）等，让笔者初步了解他们的生平及贡献。在了解他们生平之基础上，笔者在搜集史料的过程中便能事半功倍。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笔者主要以三种方法进行本课题的研究，即以文献分析法、实地考察及口述历史来取得史料及分析手中的资料。

##### 一、文献分析法

本论文主要采用“文献分析法”来完成论文的撰写。首先，笔者分析有关此课题的前人研究成果，包括在此章第三节曾提及的专书及论文，以便对怡保永定人这一籍贯群有一些基本的理解，并从这里出发，落实搜集史料的方向及方法。

---

<sup>1</sup> 此国际学术研讨会由拉曼大学中华研究中心协同拉曼大学软技能部、霹雳华人矿务公会及近打锡矿工业（沙泵）博物馆联合主办，于2016年10月22日假金宝大酒店举行。

接着，笔者对霹雳福建公会、霹雳永定同乡会及霹雳客属公会的纪念刊进行分析，以了解永定客家领袖在华人社会扮演的角色及他们在华人社群中的声望。举例来说，霹雳永定同乡会的《霹雳永定同乡会会刊（1945-1980）》记录了各永定客家领袖在会馆的职位、他们的生平简介及贡献等，间接反映出他们在华人社会的声望及对会馆的贡献。同样的，霹雳客属公会的《霹雳客属公会开幕纪念特刊》、霹雳福建公会的《霹雳福建公会创会九十周年纪念特刊1897-1987》等纪念刊都是很重要的史料来源，需一一分析里头的内容。

另一方面，为了了解永定人对华文教育的贡献，笔者分析了几所学校的纪念刊语会刊，如霹雳怡保育才独中的百年刊物《百年育才》与深斋中学的数本校刊，如《深斋中学高商三第四届毕业纪念刊》。这些学校都曾受到永定客家领袖如胡子春、胡曰皆等人的资助。另外，由胡曰皆创办的深斋中学更标示着永定人在推动华文教育发展上的努力。为了纪念这些先贤的贡献，他们的芳名都被记录在这些学校的校刊内，永久流传。同时，为研究永定人对怡保医疗设施发展之贡献，笔者也分析霹雳人民医院（旧称霹雳华人接生院）的纪念刊 *The PCSH Centenary Book: Inspiring Another 100 Years*，以得知永定人如何协助创办与资助这所医院。

另一方面，笔者分析了早期的旧报章，如《南洋商报》、*The Straits Times*等，并从这些报章的报导中搜集关于永定人的资料，以此比对会馆及组织的刊物中所载之史料是否真实。同时，新闻内容也反映了永定客家领袖在当时华人社会的声望及知名度。同时，笔者也分析了一些英国的原始史料，如 *Twentieth Century Impressions of British Malaya: Its History, People, Commerce, Industries, and Resources* 以及不同年份的 *The Directory &*

*Chronicle for China, Japan, Corea, Indo-China, Straits Settlements, Malay States, Siam, Netherlands India, Borneo, the Philippines*。前者提供了英国人有关华侨领袖的资料，里头对胡子春的生平有极多的叙述；后者则是提供了有关怡保杰出领袖的公司资料与所领导的组织，其中包括胡子春所参与的组织以及职位。

## 二、实地考察

一般上，由公众共同捐助而建造的建筑物，里头都会刻有石碑，以纪念及感谢那些捐助大笔款项的赞助人士们。因此，笔者亲自探访了所有受到永定客家领袖资助的机构、学校等，以此印证永定人对怡保社区发展的贡献。举例来说，霹雳人民医院（旧称霹雳华人接生院）于1937年决定迁址，而永定客家闻人如胡文虎、胡重益等人均捐献巨款，以此作为医院的建筑基金。医院建好后，他们的名字就永远被记录在医院大厅的纪念碑上。因此，笔者造访了霹雳人民医院，并且将记录着赞助人芳名或公司宝号的石碑拍下，作为记录。

除此之外，曾经受到永定人资助的华人会馆也会以立碑、为纪念堂命名的方式来赞扬及感谢这些先贤的资助。因此，笔者也探访了一些华人会馆，如霹雳永定同乡会、霹雳客属公会等，拍照记录会馆中以永定先贤姓名来命名的纪念堂、馆内的纪念碑等。另外，笔者拜访这些会馆的另一目的，是为了搜集有关永定先贤的资料，如纪念刊等。这些刊物中有关永定先贤的记录对笔者而言是十分珍贵的史料，它们能反映出这些先贤的声望、影响力及他们所参与的公益活动。另一方面，笔者也已拜访霹雳怡保育才独中及霹雳怡保深斋中学，以

取得这些学校的校刊。这两所学校都是永定人大力资助的对象，因此这些刊物会记录永定人对华文教育发展的贡献。

此外，笔者也得知一些永定人在推动怡保社区发展一事上所作出的贡献得到英殖民政府的肯定，因此怡保的一些道路是以他们的名字来命名的，如胡子春街、胡曰皆路等。为印证路名的存在，笔者逐一前往那些街道，并将路名拍下作为参考。

### 三、口述历史

为了巩固史料的可信性，及更深入地了解怡保永定人的发展的贡献，笔者对霹雳州著名永定客家领袖胡万铎（1935-）进行了一次访谈。自 1964 年起，胡万铎便当选为霹雳永定同乡会的执监委员之一，并担任过该会财政、副主席及主席，现为同乡会的名誉主席。因此，他对同乡会的内务及永定人的贡献均有深厚的了解。另一方面，胡万铎的父亲便是创办了深斋中学的胡曰皆，而他本身也担任了深斋中学的董事长多年，因此他对永定人在华文教育发展上所作出的贡献有着透彻的了解与经历。胡万铎的经验及口述历史，对本文的撰写过程有极大的帮助。

同时，笔者也与胡万铎的助理张树钧（1946-）进行访谈。张树钧曾撰写《胡万铎评传》，为此曾翻阅许多关于深斋中学的史料，以及胡曰皆所撰的《胡曰皆先生家谱汇集》。以他作为文史工作者的见解，笔者在史料分析上更为清晰。

## 第二章 霹雳州怡保永定人之移居概况

由于史料匮乏的关系，关于永定人何时开始移居至霹雳州怡保，以及第一批在怡保落脚的永定人之人数，至今已无从查考。笔者只能从《永定县志》中对于华侨移居东南亚各国的概况之描述，推论出永定人大批移居怡保的年代。

### 第一节 永定人大批移居怡保的年代及移居原因

据中国福建省永定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于 1994 年编纂的《永定县志》中记载，永定人共有三次的出国高潮。第一次高潮发生在 1840 年代。1842 年，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战败，被迫与英国签署《南京条约》。《南京条约》生效后，中国开始掀起移民潮。关于移民潮出现的原因，颜清湟曾提及，中国人会大批移居新马一带，在很大程度上是英国人在新马地区扩张势力的结果（颜清湟，1991：3）。由于英国欲开采其在东南亚的殖民地之丰富自然资源，如开发锡矿等，因而急需大批劳工；而获得劳工的方式，便是以签订契约的方式将大批中国劳工输入东南亚。同时，一些中国人也因生活贫困而自行南下，他们被称为自由劳工，即不受契约束缚，可自由选择雇主。永定县为山区，耕地稀少，人民生活贫困，因此许多永定人趁此机会下南洋谋生，造成了第一次的出国高潮。据县志所述，有一位名叫胡移林（生卒年不详）的永定人在这个时期南来霹雳（永定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4：693）。有关胡移林的本土史料十分匮乏，因此无法肯定胡移林在霹雳州的哪一个地方落脚。可以肯定的是，胡移林来到霹雳时，怡保还未被开发，因此他作为第一位移居怡保的永定人这个可能性并不大。

永定人的第二次出国高潮发生在咸丰、同治（1851-1874）年间。自五口通商后，中国的闭关锁国政策被打破，许多西方的货物透过港口输入中国，对中国的一些经济领域造成重大的伤害。永定县的条丝烟<sup>2</sup>便是其中一例。当时的永定县主要以制造条丝烟为其经济活动，而永定县的居民也大多以种植烟草为生。在咸丰、同治年间，随着西洋香烟的进口，条丝烟的贸易渐渐受到影响。这是由于西洋纸烟“吸抽方便”，而条丝烟为水烟，吸水烟需要水烟筒，因此渐渐地被淘汰（胡佗，1981：22）。永定人的生计大受影响，因此下洋、大溪、湖坑、古竹、岐岭、抚市等地人民大批涌向马来亚和新加坡等东南亚地区（永定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4：693），形成第二次出国高潮。

上方所述的情况，与《霹雳永定同乡会会刊》中由胡佗所述的永定人南来之缘由相符<sup>3</sup>，因此大约能推断出大多数永定人是在这个时期来到马来亚各地的。另一方面，霹雳于1874年《邦咯条约》后被划为英国殖民地。英国人在开发锡矿的过程中，极需庞大的劳力，因此开始将大批中国劳工运入霹雳州。以此为契机，中国人——包括此篇文章的重点永定人，拥有更多移居霹雳州的机会。实际上，霹雳州近打县的华侨人口在这段时间有大量增加的迹象。据 Desmond Tate 及 Chai Hon Chan 的文章所述，近打县的华侨人数从1879年的482人增至1889年的44790人（Desmond, T., & Chai, H. C., 1962: 15），共增加了44308人。因此，永定人于此时大批进入霹雳州亦是有理可循；且永定人在那时的第一个落脚处一定不是怡保，如胡子春于1872年南渡后，便是先在槟城落脚，然后往太平发展，再渐渐到怡保地区探勘锡苗。在槟城居住期间，胡子春

---

<sup>2</sup> 条丝烟为永定特产。在加工过程中，烟草被刨削成细如发丝的丝状，条丝烟因此得名（永定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4：204）。

<sup>3</sup> 胡佗于〈新加坡永定同乡概况〉一文中概括性地论述永定人移居东南亚的缘由，里头提及东南亚的永定同乡是因为条丝烟制造业的衰落而远渡南洋谋生（胡佗，1981：22）。从此文可以看出，马来亚和新加坡的永定人普遍认同他们大批南来的时期是于咸丰、同治年间。

是住在其姑母的家（刘崇汉，2014：443），可见在 1872 年以前已有永定人定居檳城。此外，拉律（今太平）在 1874 年前便已有大规模的采锡活动，工作机会较多；而怡保于 1880 年代才开埠，因此永定人必定是在怡保开埠之后才会移居怡保，从种种情况来看，永定人于第二次出国高潮南来马来亚后移居怡保的可能性较高。

至于第三次的出国高潮，是发生于中国“国共战争”之时，即 1929 年至 1949 年间。这时的永定人多为了逃避战乱而下南洋。虽然笔者并非主张没有永定人在这个时期移居怡保，然而永定人于第三次出国高潮移居怡保的可能性极小。这是因为 1930 年代世界经济萧条，怡保锡矿业因此曾一度陷入低潮。许多华侨在这段时间失业，迫使英国采取遣送华侨回中国的措施，以缓解失业问题。截至 1931 年，超过两万名来自霹雳的华侨被遣送回国（*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and Merchantile Advertiser*, 17 September 1931: 12）。在缺乏工作机会的情况下，永定人移居怡保的可能性不大。

总的来说，大多数永定人最有可能于第二次出国高潮（即 1851-1874 年间）来到马来亚，并且于怡保开埠后（即 1880 年代）因工作机会的增加才移居怡保。

## 第二节 怡保永定人的职业概况（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

民国年间的《永定县志》曾如此形容侨居东南亚之永定人的职业概况：

“工、商、农、矿居多数，教育、党务、机关次之，社会团体、新闻事业又次之。其在新加坡、仰光、爪哇等地者，以药业为大宗，米谷、杂货、土产次之；

其在大吡叻、檳榔嶼等地者，多營錫礦業；其在爪哇、西里比士、蘇門答臘、婆

羅洲各島者，藥業居百分之七十……”（張漢等修、丘復等纂，2000：687-688）

上段引文指出兩個事實：一、霹靂州的永定人以錫礦業起家；二、其他地區或國家著名的永定人多以藥材業起家，如新加坡便是其中一例。先談第一個事實。怡保因其豐富的錫含量而蓬勃發展，而許多華僑也因錫礦業的興盛而涌入怡保，間接帶動了其他商業活動。永定人在怡保的經濟參與，也多與錫礦業直接掛鉤，且怡保著名的礦家有數位是永定人，如胡子春、胡日初<sup>4</sup>、胡重益等。其中，最值得一提的便是胡子春。胡子春於 1872 年南渡至檳城，當時他才 13 歲。三年後，胡子春跟隨母舅蕭氏學習探勘礦苗，開始投入採礦工作。後來，他受到鄭景貴（1821-1898）家族的提拔，如鄭景貴夫人胡氏因賞識他而將他認親作侄，請他助理業務；鄭景貴的胞兄鄭景盛更將女兒嫁給他（劉崇漢，2014：443）。胡子春早期受到了這家廣東增城客家人的幫助，才得以發展自己的採礦事業，將事業逐漸擴展至太平與拿乞（Lahat）等地。

作為來怡保拓荒的其中一位礦家，胡子春成功在拿乞採得豐厚的錫苗，開始聚集財富以及名聲。1898 年，各報章已將胡子春稱為“拿乞的胡子春頭家”（Towkay Foo Choo Choon of Lahat）<sup>5</sup>，可見胡子春於當時已名聲大噪。同時，他也是第一位在怡保發迹的永定礦家。與他同一時期的著名礦家多為廣東嘉應

---

<sup>4</sup> 胡日初，怡保著名礦家。曾在胡子春的礦場中工作。後於 1910 年始離開礦場，自己創業。1920 年代，已經成為巨富的胡日初從前雇主兼族兄的胡子春手中獲得華林市（Falim）的土地，並在那里開發了住宅區（Khoo, S. N., & Lubis, Abdur-Razzaq, 2005: 196）。現今，仍然矗立於華林市大街旁的胡日初之別墅——“基仁樓”，以及華林市中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胡日初路（Jalan Foo Nyit Tse），均代表著他曾經開發華林市的證明。

<sup>5</sup> *Mid-Day Herald and Daily*, 29 March 1898: 3, and *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and Mercantile Advertiser*, 29 December 1898: 9.



客家人，如梁碧如<sup>6</sup>（1857-1911）、姚德胜<sup>7</sup>（1859-1915）等，然而这并不影响胡子春出人头地，反而成功在众多其他籍贯的客家矿家中脱颖而出。其于 1901 年设立的“端洛矿务公司”（Tronoh Mines, Ltd.）成功在英国上市，并且是马来亚数一数二的大规模矿务公司，以其引入的先进采矿科技为世界所称羨（*The Straits Times*, 12 December 1901: 2）。

成功后的胡子春继续帮助他的同乡们在锡矿业中站稳脚跟，如胡重益便是其中一例。据《霹雳永定同乡会会刊》记载，胡重益曾与胡子春会面，胡子春“一见先生，即以大器期之，请其襄理矿务”（吡叻永定同乡会会刊编辑委员会，1981: 218）。从这里来看，胡子春十分赏识胡重益，并且愿意提拔他。后来功名就的胡重益又提拔他的堂侄胡曰皆，使胡曰皆成为怡保一位成功的矿家。基于这样的互助精神，永定人才能在锡矿业中占据重要的地位；而锡矿业成为了永定人在怡保主要的经济活动之一。

除了投身锡矿业外，一些永定人亦以药材业起家。虽然无法得知早期投身药材业的永定人人数，但根据《霹雳永定同乡会会刊》于 1980 年代的记录，永定人在怡保开设的中药行共 22 家（吡叻永定同乡会会刊编辑委员会，1981: 88-92），是大多数怡保永定人所从事的行业<sup>8</sup>。根据民国版的《永定县志》，永定人在缺乏锡矿的地方均是以药材业起家，如檳城及新加坡的永定人的主要经济活动为药材业，而在缅甸仰光，胡文虎亦是靠药材业起家，成为世界巨富。

---

<sup>6</sup> 梁碧如，又名梁辉，嘉应客家人，怡保著名矿家。1876 年从中国南渡至马来亚檳城，逗留六个月后出发至怡保（Wright, A. (Ed.), 1908: 130）。其在怡保打打（Tambun）的矿场，因锡含量丰富，使他成为怡保巨富。

<sup>7</sup> 姚德胜，嘉应客家人，怡保著名矿家。1905 年，怡保“旧街场”过度拥挤，房屋租金飙升。为缓解这个问题，姚德胜在“旧街场”的河对岸开辟“新街场”，并在该处建筑 216 间房屋供居住。此举得到了霹雳第七任参政司 E. W. Birch 的认可与感激（Desmond, T., & Chai, H. C., 1962: 21）。

<sup>8</sup> 参见附录表一。

如此看来，药材业极大可能是永定人的传统家业，因此大多数永定人在南渡后继续操起家业糊口。这也可以解释为何药材业在 1980 年代是大多数怡保永定人所从事的行业。其中，在怡保以药材业起家的永定人是曾鸣山（生卒年不详）。曾鸣山家族世代经营药材，后来曾鸣山在三十多岁时来到霹雳拿乞，在胡子春的办事处任职兼行医，后在檳城设立药材行。某天他听闻家乡的生意遭人潜卖，因此回乡欲挽救情势。后来他获悉生意无法挽救后，便再次回到拿乞任曾森林<sup>9</sup>（生卒年不详）的财政，逐渐累积财富（吡叻永定同乡会会刊编辑委员会，1981：221）。1909 年，他成功设立“万春堂药行”<sup>10</sup>（星洲网，2014 年 11 月 18 日），其出品的金鱼商标药粉、药膏、药油等均成为家喻户晓的品牌。

综上所述，永定人多投身于锡矿业与药材业，并以此累积他们的财富。当永定人成功在怡保站稳脚跟后，下一步便是在怡保发展他们的籍贯群网络了。

---

<sup>9</sup> 因史料匮乏的关系，无法得知曾森林的生平资料。

<sup>10</sup> 笔者曾前往“万春堂药行”进行实地考察，发现其商号牌匾旁挂着告示，标明其已于 2014 年 6 月 1 日正式休业。关于休业原因，其对外的解释为业务重组，然而至今都不曾再开业。（参见附录六（图三））

### 第三章 怡保永定人的关系网络之发展

怡保永定人在事业上打稳根基后，下一步便是发展自身籍贯群的关系网络，同时增强永定人在怡保的势力及名声。为此，他们付诸实践的行动有两种，一是创办及领导会馆，二是创办及领导工商组织。

#### 第一节 创办及领导会馆

会馆的出现，是华侨移民史中的一大产物。根据《马来西亚华团总名册》，截至 2005 年，马来西亚华人地缘性及血缘性的宗乡会馆组织共有 1225 所<sup>11</sup>（马来西亚华团总名册编委会，2005：37-390）。提及创办会馆的风气之出现，颜清湟认为，中国人在移民过程中倾向与操同一方言的人或同一家乡的人聚集在一起，以起到保障安全、娱乐及互助的作用，而这便为会馆的创立提供了条件（颜清湟，1991：35）。在当时缺乏政府福利津贴的华人社会里头，会馆所扮演的福利职能至关重要，包括安顿刚抵达的同乡，并为他们寻找工作。因此，当华侨在侨居地积聚了名声与财富后，始有能力创办会馆，为同乡提供一个互相联系的桥梁。

永定人在协助创办与他们籍贯群有深厚关系的地缘性会馆时，几乎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在永定人的大力推动下，霹雳福建公会、霹雳永定同乡会以及霹雳客属公会陆续成立。值得一提的是，永定人第一个协助设立的会馆，并不是与自身籍贯群的关系更为接近的永定同乡会，反而是福建会馆。

---

<sup>11</sup> 参见附录二（表二）。

霹雳福建公会于 1897 年正式成立，然而福建人要设立会馆的想法早在 1893 年便开始酝酿。福建公会的原名为福建会馆，于 1917 年才更名为如今的“霹雳福建公会”。其创立缘由为置办义冢，以让同乡百年之后能有个葬身之地（霹雳福建公会创会九十周年纪念特刊编辑委员会，1990：38）。在置办义冢的过程中，胡子春被委派去物色适合的坟地。在这期间，一位名叫戴布<sup>12</sup>（生卒年不详）的闽籍慈善家慨然捐赠土地予福建会馆作为坟地。1895 年，胡子春再次受到福建同乡的信任，与郑螺生<sup>13</sup>（1870-1939）等共八人被推举为创始董事，负责整理冢地及管理会务。从以上情况看来，胡子春虽身为以客家话沟通的客家人，而非身为以福建话沟通的福建人，他却未受到福建籍贯群的华侨排斥；相反地，他得到足够的信任，以至于被推举为创始董事，之后更在该会馆担任了六年<sup>14</sup>的总理一职。这是因为胡子春为永定客家人，而永定县隶属于福建省的行政机构之下。换言之，福建人对同是出自福建的永定客家人并无排斥之心。另外，胡子春选择创办福建公会而非永定同乡会的这一举动，带出了早期的永定人是以家乡的行政区来建构自己的身份认同——即倾向于地方认同，而对客家语系之身份认同并不浓厚。

二战前，想要加入会馆的永定人均成为霹雳福建公会的会员，而且值得一提的是，自胡子春后，陆续有永定人被当选为霹雳福建公会会长或副会长。其中，胡日初与胡重益便是二例。据《霹雳福建公会创会九十周年纪念特刊》记载，胡日初的任期不详，而胡重益则是未被列入历届会长的名单中。然而，笔者在查找旧报章时，暂时未发现胡日初任职霹雳福建公会会长的任期；另一方

---

<sup>12</sup> 因史料匮乏的关系，无法得知戴布的生平资料。

<sup>13</sup> 郑螺生，福建同安人，怡保“吉承隆”杂货贸易创办人，同时经营园丘种植业。1907 年任中国同盟会（霹雳分会）会长（陈爱梅，2014：1570-1571）。

<sup>14</sup> 胡子春于 1913 年至 1919 年任霹雳福建会馆（后更名为福建公会）总理一职（霹雳福建公会创会九十周年纪念特刊编辑委员会，1990：91）。

面，1934 年与 1935 年的《南洋商报》报导<sup>15</sup>均将胡重益称为霹雳福建公会会长。换言之，胡重益曾担任至少一届的霹雳福建公会会长。另一方面，由于没有确凿证据指出胡日初曾担任该公会会长，因此笔者保留对此事的看法。无论如何，胡子春与胡重益的就职，显示出永定人在霹雳福建公会是处于领导的地位。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如后来的胡曰皆便曾任职该会财政长达六年，后续任副会长一职长达六年（胡曰皆，1961：117），直至他于 1961 年去世为止。

至于为何永定人不在二战前设立同乡会，笔者认为当时的永定人并没有受到排斥，因此暂时不需要另外设立同乡会。永定人若要召开同乡大会，均以霹雳福建公会的会所作为开会地点<sup>16</sup>。况且，永定人的人数不多，若要设立属于自身籍贯群的会馆，他们将会面临会员不足的问题。因此在二战后，因永定同乡人数增加，霹雳永定同乡会才宣告成立。

霹雳永定同乡会于 1946 年成立。成立之初，该会拥有 349 名会员，人数比起其他会馆于创办时期的会员人数要少许多。例如，霹雳大埔同乡会于 1964 年成立时，共有 1329 名会员<sup>17</sup>。因此，不难想象早期的永定人为何不另设永定同乡会，而是选择创立福建公会。永定同乡会成立之际，恰逢二战刚刚结束，社会百废待兴，同乡亦处于失业的困顿中。因此，永定先贤曾昭周<sup>18</sup>（1897-1946）于 1945 年 10 月 10 日为庆祝中国光复而举办的聚餐中，提议设立同乡会，成立缘由为“团结同乡，共谋同乡福利，发展同乡事业”（罗济贤，1981：93），即以互助的方式来为同乡们谋求福利，并且希望透过同乡之间的联系，为他们带来

---

<sup>15</sup> 参见《南洋商报》，1934 年 2 月 13 日：7，以及 1935 年 1 月 31 日：10。

<sup>16</sup> 参见《南洋商报》，1939 年 12 月 19 日：14。

<sup>17</sup> 霹雳大埔同乡会的会员人数之数据是整理自《霹雳大埔同乡会开幕纪念特刊》庚集，页 1-58。

<sup>18</sup> 曾昭周，在朱宝（Chemor）经营硕莪生产工作，为怡保富商。1945 年 10 月 10 日，他邀请怡保同乡参加聚餐，并在席间提议设立霹雳永定同乡会，获得同乡们的热烈赞成（吡叻永定同乡会会刊编辑委员会，1981：225）。

经济上的利益。换言之，同乡会的其中一个功能，是为永定人提供一个让他们寻求工作机会、甚至扩展商业脉络的平台。另外，同乡会所负责的同乡福利工作，实际为“调解纠纷，吁请原籍政府，改善家乡政治，负责侨育中学<sup>19</sup>经费”，并且为从外坡来的同乡提供住宿（罗济贤，1981：93）。在二战前，这些功能都由身为南洋区总会的新加坡永定会馆<sup>20</sup>履行。

同乡会的成立，并不代表永定人完全与福建公会脱离关系；相反地，霹雳永定同乡会成立后，便以团体会员的身份加入霹雳福建公会，维持密切的联系。另一方面，霹雳客属公会于1941年宣告成立，而永定人该会成立的过程中亦功不可没。霹雳客属公会的成立过程可谓一波三折。在二战前，怡保客籍闻人梁燊南<sup>21</sup>（1878-1940）曾提出创立霹雳客属公会的想法。当时正值中国抗日时期，因此身处海外的客家人便想成立一个会馆，团结起来，以出钱或出力的方式来协助中国进行抗日工作（王雪桥，1951：721）。然因梁燊南忽然去世的关系，创办客属公会的计划被迫搁置。后来，刘伯群<sup>22</sup>（1896-1973）于1940年提出创立客属公会，并邀请客家闻人如胡重益等参与属侨座谈会，商讨创办事宜；而所有出席该会议的人即成为筹备委员。后来，在各委员的努力下，该会成功招获七百多名会员（王雪桥，1951：721），并举行会员大会。在该大会中，胡重益被推举为霹雳客属公会副会长（《南洋商报》，1940年10月15日：13）。同时，大会亦决定着手计划筹建会所。

---

<sup>19</sup> 侨育中学为永定县的一所中学，于1939年发起创办。永定县代表胡辅开曾抵怡保呼吁同乡协助赞助侨育中学的建筑费。这请求获得永定同乡的热烈响应，即席筹得款项为国币三万六千余元（《南洋商报》，1939年12月19日：14）。

<sup>20</sup> 新加坡永定会馆成立于1918年，为南洋各地同乡的总会，并在各处委任协理员，负责参加新加坡永定会馆的事务，以及当地永定同乡的联系工作（黄贤强，2011：34）。

<sup>21</sup> 梁燊南，嘉应客家人，怡保著名矿家及橡胶种植家。为1930年代的怡保华侨领袖，曾任霹雳中华总商会会长、霹雳嘉应会馆总理等职（Khuo, S. N., & Lubis, Abdur-Razzaq, 2005: 217）。

<sup>22</sup> 刘伯群，增龙客家人，怡保著名矿家。继梁燊南以后成为怡保的华侨领袖（Khuo, S. N., & Lubis, Abdur-Razzaq, 2005: 308）。

在筹办霹雳客属公会的过程中，胡重益表现得十分热心。他与胡文虎、刘伯群及潘敬亭<sup>23</sup>（1868-1950）各认捐了三千元供该会筹建会所（王雪桥，1951：722），以实际行动协助霹雳客属公会之发展。然而，该会会务未上轨道，日军便于1942年攻陷马来亚，所有会务被迫停顿，而胡重益也在日治时期病逝。直至1951年，霹雳客属公会成功复办，胡曰皆任副会长一职。胡重益虽然已撒手人寰，但他的子孙遵照他的遗训，在1949年该会欲购置会所时，慨捐一万元作为经费（胡曰皆，1961：99）。霹雳客属公会为纪念他的贡献，将他的事迹刻于石碑上，安置于会馆内，并且将会馆大厅命名为“胡重益纪念堂”<sup>24</sup>。另一方面，胡曰皆分别于1953年及1955年担任该会会长一职（霹雳客家公会74周年纪念特刊编委会，2015：20）。由此可见，永定人在客家籍贯群中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才能成为霹雳客属公会的领袖。值得一提的是，霹雳永定同乡会也是该会的团体会员。这代表着，永定人无论是在客家籍贯群中抑或是福建籍贯群中，均受到认同。

总的来说，怡保永定人对会馆的参与是十分多元性的。他们协助创办两大会馆（即福建公会及客属公会），也设置了自己的同乡会。在发展自身的籍贯群关系网络上，永定人无疑是成功的。他们同时被福建人与客家人所接纳，而这使他们的身份认同变得十分特殊。

---

<sup>23</sup> 潘敬亭，嘉应客家人，怡保著名矿家。被推举为霹雳客属公会第一任副会长。曾任嘉应会馆会长、明德学校董事长等（梁树龄、丘乔、锺森、胡曰皆编印，1951：647）。

<sup>24</sup> 关于石碑与胡重益纪念堂的照片，兹参见附录十二与十三（图九与图十）。

## 第二节 创办及领导工商组织

笔者曾在上一章提及，怡保永定人主要以锡矿业起家，并成为了成功的矿家，获得了莫大的财富。在这种前提下，活跃于工商界的永定人，始有创办与领导工商组织的资格。永定人在工商组织所出任的职位之高低，代表了他们的社会影响力及号召力。从各方史料来看，不难发现在怡保的工商组织如霹雳矿务农商总局及霹雳中华总商会的领导层中，都有永定人的影子。

永定人最早参与的工商组织为霹雳矿务农商总局，是霹雳第一个与锡矿业有密切关系的工商组织。霹雳矿务农商总局于 1898 年在怡保成立（*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and Mercantile Advertiser(Weekly)*, 15 September 1898: 9），该局主要是作为霹雳华侨矿家、参与种植业的实业家以及商家之间的联系中介，以让他们发展各自的事业脉络。更重要的是，当时的华侨需要一个供他们聚集的社团，以便商讨如何应对英殖民政府对锡矿业及商业的政策。举例来说，在 1901 年，英殖民政府希望设立霹雳矿务局（Perak Chamber of Mines），因此举办了一个研讨会，探讨锡矿业未来的发展，同时希望将霹雳矿务农商总局并入该局（Khoo, S. N., & Lubis, Abdur-Razzaq, 2005: 209）。当时，由于华人矿家的立场在该研讨会中未被充分代表，因此他们决定不加入霹雳矿务局。英殖民政府要成立霹雳矿务局的计划也因此夭折。后来，在 1907 年，由于国际锡价下跌，代表华侨矿家的霹雳矿务农商总局及欧洲籍矿家决定联合要求政府减免锡矿的税务，霹雳矿务局正式诞生。从这便可以看出，霹雳矿务农商总局是当时的华侨（尤其是矿家）与英殖民政府之间的沟通桥梁。



霹雳矿务农商总局的创办人之一为胡子春 (Wright, A. (ed.), 1908: 131), 其他创办人包括嘉应客家闻人姚德胜。在霹雳中华总商会还未于 1907 年成立前, 霹雳矿务农商总局以及英殖民政府于 1899 年在怡保设立的华人参事局<sup>25</sup> (Chinese Advisory Board) 是霹雳最早的跨籍贯群组织 (Khoo, S. N., & Lubis, Abdur-Razzaq, 2005: 209)。永定人在两个组织中均表现活跃, 换言之, 永定人的影响力是跨籍贯群的。无论如何, 此节的重点为永定人对工商组织的参与, 因此此处将不提及永定人对华人参事局的参与。

胡子春不只是霹雳矿务农商总局的创办者, 他也是领导之一 (Wright, A. (ed.), 1908: 131)。可惜的是, 由于史料的浏览受到限制, 笔者仅能得知胡子春曾于 1899 年、1902 年、1904 年、1905 年及 1908 年担任该局的局长<sup>26</sup>。另一方面, 霹雳矿务局成立后, 胡子春亦曾于 1912 年被推举为委员 (*The Directory & Chronicle for China, Japan, Corea, Indo-China, Straits Settlements, Malay States, Siam, Netherlands India, Borneo, the Philippines, &c*, 1912: 1400)。当时, 他与谢昌林<sup>27</sup>是该局里头仅有的华侨代表。从以上史料来看, 胡子春于霹雳工商组织中起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

后来, 霹雳矿务农商总局于 1907 年与欧洲矿家共同成立霹雳矿务局, 以谋求矿商福利。当时, 小型锡矿业者是无法加入霹雳矿务农商总局抑或是霹雳矿务局的 (Khoo, S. N., & Lubis, Abdur-Razzaq, 2005: 209)。这时, 霹雳中

---

<sup>25</sup> 华人参事局的主要功能为协助政府“制订有关华侨社会的政策、关注华人社会中贫病者的福利、关注华人群体的教育事业、关注慈善事业……”等。(Khoo, S. N., & Lubis, Abdur-Razzaq, 2005: 209)

<sup>26</sup> 资料参考自相关年份的 *The Directory & Chronicle for China, Japan, Corea, Indo-China, Straits Settlements, Malay States, Siam, Netherlands India, Borneo, the Philippines, &c* .

<sup>27</sup> 谢昌林, 出生于霹靂州太平, 福建人, 为胡子春之表弟。怡保著名矿家。(Wright, A. (ed.), 1908: 900)

华总商会适时地出现，使这些小型业者的心声能够传达给当权者。霹雳中华总商会（现称为霹雳中华工商总会）于 1907 年成立，其创办人包括胡子春和姚德胜。胡子春同时也是该会的第一任会长<sup>28</sup>。可惜的是，霹雳中华总商会在二战前的所有文件已被销毁，因此无法得知胡子春任职会长的确切任期。然而，若该商会的历任会长名单并无出现遗漏，再结合报章的报导来推断，胡子春应是自该会创立起便一直任会长一职，直至他去世的前一年（即 1920 年）才被梁燊南所取代<sup>29</sup>。

胡子春去世后，永定人虽然鲜少担任工商组织的领袖，但依然在工商组织内担任要职。举例来说，胡重益便曾任霹雳中华总商会的副会长一职（《南洋商报》，1940 年 6 月 14 日：32）。另一方面，胡曰皆也曾担任霹雳华人矿务公会（霹雳矿务农商总局为其前身）的财政一职达六年，以及担任霹雳中华总商会的财政一职达三年。（胡曰皆，1961：117）永定人能在这些工商组织中担任要职，代表着这一籍贯群在当时的华人社会是具有强大的号召力以及影响力的。

---

<sup>28</sup> 霹雳中华总商会在二战前共经历了三个会长的领导，第二任会长为梁燊南，而第三任会长为张珠（1885-1954）。（霹雳中华工商总会百年特刊编委会，2007：18）

<sup>29</sup> 一则 1920 年的新闻报导指出梁燊南当时已任霹雳中华总商会会长一职（*The Straits Times*, 16 February 1920: 10）。

## 第四章 永定人对怡保社会的贡献

南渡的永定人，在马来亚努力打拚自己的事业，渐渐摆脱了刚抵达时身无分文的窘境，生活开始稳定下来。有者甚至能一跃成为巨富，当然这一群人多数是经营锡矿业的矿家。可以说，怡保（或霹雳州<sup>30</sup>）的锡矿，使永定人得以赚入大笔利润，成为富翁。然而他们并没有忘本——秉着“取自社会，用自社会”的信念，他们开始协助建设怡保。除了让华人社会能过上更好的生活外，他们也希望能够回馈这个帮助他们功成名就的土地。永定人在进行慈善工作时均表现出热心的态度。其中，他们在协助创办及资助学校、医院的事迹最为人称道。

### 第一节 创办及资助华文学校

根据史料显示，早在 1904 年或 1905 年，胡子春已在怡保设立了一所女子学校。1907 年的《檳城新报》指出，“霹雳普通女学校自胡君子春等倡设三载，于兹成效颇著。”（《檳城新报》，1907 年 6 月 22 日：3）从上述引文来看，胡子春以及其他华侨领袖曾于 1904 年或 1905 年创办了一所名为“霹雳普通女学校”的女子学校。然而，这所女校到底是哪一所，如今是否还运行，至今并没有确凿的史料能够证明或对照。《百年育才》第二卷的主编麦翔推测，该女校为“中华女校”，即今日霹雳女子中学的前身（麦翔编，2008：27）。由于笔者没有确凿的证据来核对麦翔的推测，因此暂且保留对其说法的看法。

---

<sup>30</sup> 永定人不只是在怡保采矿，他们的矿场更多是在怡保境外，如胡子春在太平、端洛等地开设矿场，胡曰皆的发迹地是在积莪营，等等。

1907年，胡子春与姚德胜等人合力开办了一所学校。《槟城新报》载：“巴罗公立两等小学校系胡子春等发起。胡君捐银五千元之倡，巴罗姚君德胜复将自置铺店一连三四间借作校地。……盖吡叻之有公立学堂，此其起点矣。”（《槟城新报》，1907年3月12日：3）可见这所学校是霹靂州第一所华文公立学校。同年的3月25日，巴罗埠（按：今称怡保）之吡叻公立两等小学校正式开课（《槟城新报》，1907年3月26日：2）。笔者相信，这里的“巴罗公立两等小学校”，指的便是育才公立学校。从《百年育才》所记载的校史来看，育才公立学校的创办地点的确是在姚德胜所免费借出的三间或四间店铺（麦翔编，2008：27），因此几乎可以肯定巴罗公立两等小学校就是育才公立学校。另一方面，1908年5月20日的《叻报》曾提及，“坝罗育才学堂开办年余”（《叻报》，1908年5月20日：5），可见育才公立学校至1908年已开办一年多，因此这所学校是于1907年成立的。然而，麦翔认为依然欠缺确切和充分的史料，所以依然沿用普遍认为的1908年作为创校年份。在此，笔者是以1907年作为育才公立学校的创校年份。

同年，胡子春亦曾捐献款项，在拿乞开办了“唵哈（Lahat）乐育两等小学校”。据《槟城新报》于1907年8月6日的报导，该校已开课数月，因开课时胡子春去了中国尚未归来，故等胡子春返回马来亚后，于8月6日进行开幕礼（《槟城新报》，1907年8月6日：5）。由此可见，胡子春在创办乐育两等小学校时出力最多，故获得如此崇高的待遇。从上述种种办学迹象来看，胡子春开怡保新式华文教育之风气，甚至成立女子学校，让男女皆可接受正规教育。这是值得令人称赞的。

继胡子春过后，永定人办学的脚步并没有停止。胡重益曾经资助许多华文学校，如培南学校、育才学校、霹雳女子学校等等。然而最值得一提的，是他与梁燊南等人在 1930 年代经济大萧条时，共同协助当时的霹雳育才中小学校及霹雳女子中小学校<sup>31</sup>度过财务危机。据 1933 年 11 月 1 日《南洋商报》载，育才学校及霹雳女校当时正面临经费不足的危机，因此该两校曾于 10 月 20 日在霹雳中华总商会召开全体职员会议，商讨对策。会议中，梁燊南指出，两校的预算“本年度尚不敷三千余元，而来年之预算，则育才须八千余元，女中须三千余元”（《南洋商报》，1933 年 11 月 1 日：7）。当时出席会议者决定于同月 29 日召开全体华侨大会，希望各位殷户及商店同意该两校进行月捐。此议程经讨论后通过，而胡重益当场便即刻认捐月捐一百元，即九等月捐中的甲等，令人鼓舞。记者描述当时情况道：“在此不景气底下，而胡君竟慷当以慨的自己先坐上甲种月捐的交椅，无怪会众一闻斯语，莫不手舞足蹈哩。”（《南洋商报》，1933 年 11 月 1 日：7）可见胡重益办学之诚心。

胡重益办学，不只是局限在中小学。他将办学的工作延伸至幼儿教育。1939 年，胡重益与刘伯群等人决定共同筹组“中山幼稚园”。在此之前，虽然霹雳女校有附设幼儿园，但终究是附设，无法满足当时幼儿教育的需求；而这所“中山幼稚园”是独立的幼儿教育机构，相信它的成立能使幼儿教育更进一步（《南洋商报》，1939 年 12 月 15 日：14）。当时，胡重益被推举为名誉董事长，协助创办这所幼儿园。

---

<sup>31</sup> 霹雳育才中小学校与霹雳女子中小学校于 1932 年决定合并，成为霹雳州第一所提供混合性别教育（co-education）的华文学校（*Malaya Tribune*, 24 December 1932: 10）。两校的校名没有更动，只是被归在同一行政部门之下。

后来，继承永定人办学遗志的胡曰皆，仍然持续捐助怡保各中小学校，即使是英校也照样慷慨解囊<sup>32</sup>。1955年10月8日，当时是霹雳客属公会会长的胡曰皆，在例常理事会议上提出了一个建议，即创办一所学校，由客属公会附设（张树钧，2014：310）。胡曰皆的提议受到了全体理事的接纳。当时胡曰皆倡议设立一所小学，后来在与董事们详细讨论后，认为当时的怡保缺乏华文中学，造成小学毕业生较少有机会升学，因此决定创办一所中学（张树钧，2014：312）。关于为何胡曰皆希望以公会的名义创办学校，他在深斋中学的开幕礼上说了这么一番话：

“深斋中学乃1955年秋由兄弟倡议兴办者。当时兄弟蒙各位同乡厚爱，推选为会长，觉得一个大乡会仅为联络感情，对社会贡献，实在不大，况且兄弟认为一个人到了经济能力够维持家庭，及负担儿女教育费外，应为人群，为社会谋福利，才算尽了为人责任。”（胡曰皆，1961：124）

上述引文透露了一个事实，即方言组织慢慢失去了其原有的社会功能。随着南渡的中国同乡渐渐减少，在怡保的同乡之生活也已渐趋稳定，同乡们渐渐地不需要会馆所提供给他们福利。因此，胡曰皆便想以创办学校的方式，让会馆为社会作出一些贡献。然而，由会馆附设的学校，会不会只是招收特定籍贯群的学生？胡曰皆的长子胡万铎在接受笔者访谈时，解开了笔者的疑虑：“没有这回事，（深斋中学）是公开给大家来读……什么人都有照顾。”（胡万铎，2017年1月10日）这显示出永定人办学的目的并不只是造福同乡子女，而是为了整个华人社会的下一代着想。

---

<sup>32</sup> 关于胡曰皆曾捐助的学校之记录，参见附录三（表三）。

胡曰皆于 1955 年提倡创办深斋中学，而恰巧的是，霹雳福建公会附设的培南中学（未改制）亦是成立于 1955 年，其成立缘由也是因为怡保的中学不足以容纳全怡保的小小学毕业生，故福建公会决定增设中学部。1954 年 6 月 12 日，在培南第八次校董会议中，校董们一致通过于 1955 年增设中学的议程（霹雳福建公会创会九十周年纪念特刊编辑委员会，1990：228）。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胡曰皆亦是校董之一，他是否因为经历了此次增设中学的讨论，而萌生了想要创办学校的念头？笔者认为这是有可能的。

另外，透过对胡万铎的访谈，他认为他的父亲会创立深斋中学，有一部分是因为他参与学潮的关系。当时在檳城钟灵中学就读的胡万铎，因不满学校高层打算接受英殖民政府所提供的“特别津贴”而将华文教育陷于随时被消灭的境地<sup>33</sup>，而与志同道合的同学们奋起举办钟灵大学潮。1955 年 8 月 11 日，身为学潮领导人之一的胡万铎被逮捕（张树钧，2014：115）。恰巧的是，这件事情发生后，胡曰皆便倡议创办学校。因此，胡万铎认为：“我相信我爸爸开那个深斋中学的时候是跟我的学潮有关系。他心里面大概会认为，我的孩子还不错，还是对母语教育、对自己的文化相当关注，所以就造就他在客属公会（提议兴办学校）。”

（胡万铎，2017 年 1 月 10 日）笔者认为的确是有这样的可能性。然而，胡万铎的助理张树钧认为这个可能性并不大。胡万铎的经历或许是催发胡曰皆决定办学的因素之一，但这只是一个推测，并没有足够证据去证明它（张树钧，2017 年 1 月 10 日）。无论促使胡曰皆决定办学的催化剂为何，胡曰皆对于深斋中学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他在创办深斋中学时出力最多，一口气捐助了 13 万元作建校基金，外加 1 万元买办费，共捐出了 14 万元给深斋中学（胡曰皆，

---

<sup>33</sup> 1955 年 1 月，钟灵中学在汪永年的领导下申请“特别津贴”，成为接受改制的华校，即除语文课外，所有科目均用英语为教学媒介语。（林水椽，1998：241-242）

1961: 128)。霹雳客属公会为了纪念他的贡献，特将学校以胡曰皆之父胡深斋的名字来命名。

后来，胡曰皆去世后，胡万铎依然继续着永定先贤们的工作，为华文教育奋斗，因而才有了1980年代的独中复兴运动。鉴于独中复兴运动为全国性的华教运动，而并非只是局限于怡保，因此笔者不将此事放入本文中叙述。总的来说，永定人对于办学一事十分重视，在资助教育之发展方面不遗余力。正是他们的慷慨解囊，使怡保的教育事业（尤其是华文教育）得以蓬勃发展。

## 第二节 协助创办及兴建医院

除了兴办及捐助学校外，永定人也有协助创办及兴建医院。现今矗立于怡保金宝路（Jalan Kampar）的霹雳人民医院，便是靠怡保华侨共同捐献巨款而建成的。霹雳人民医院未更名前被称为霹雳华人接生院<sup>34</sup>，于1904年创办，当时设立于张伯伦路（Jalan Chamberlain，现已更名为Jalan C. M. Yusuf），由谢昌林（1875-1948）捐赠院地。根据霹雳人民医院出版的百年特刊载，其四位主要的创办者为Mr. William Cowan<sup>35</sup>、Dr. R. M. Connolly<sup>36</sup>、胡子春以及梁碧如（PCSH Centenary Book Editorial Board, 2004: 14）。其中，建设医院的费用由胡子春及梁碧如共同承担。

---

<sup>34</sup> 霹雳华人接生院于2003年更名为霹雳人民医院。此次更名，代表着其服务的对象不再只是华人社群，而是跨种族的广大群体（PCSH Centenary Book Editorial Board, 2004: 59）。

<sup>35</sup> William Cowan，华文译名为高温，1883年起任霹雳州副华民护卫司，后于1898年任近打法院司法常务官（Registrar of Court, Kinta）。1899年被委任为霹雳州华民护卫司（Wright, A. (Ed.), 1908: 221）。现今怡保有一条街以高温命名。

<sup>36</sup> Dr. R. M. Connolly为一名政府医院驻院医生，后来辞工自己创业，同时担任报章*Times of Malaya*的编辑。1906年，他辞去编辑的工作，成为反鸦片协会（霹雳分会）会长（Wright, A. (Ed.), 1908: 160）。



霹雳华人接生院是一所私立机构，其资金来源大多来自投资、会员所缴之年费、慈善捐献，以及英殖民政府所提供的一年 1500 元之补助（*The Straits Times*, 8 October 1939: 10）。换言之，这所医院是靠民间的力量筹备起来的。二战前，霹雳华人接生院的主要服务，便是为产妇提供免费的接生服务<sup>37</sup>。1924 年，该接生院也开始提供训练接生妇的服务（PCSH Centenary Book Editorial Board, 2004: 18）。后来，由于病人日渐增加，医院空间不足；加上环境因地区发展的关系变得十分嘈杂，影响病人休息（*The Straits Times*, 8 October 1939: 10），因此院方决定将搬迁至金宝路，即该医院现址。

在搬迁的过程中，永定人亦踊跃参与其中。根据笔者到访霹雳人民医院作实地考察所得的成果，发现此面积为六英亩半的院址是由胡日初的后代、胡重益以及曾松寿<sup>38</sup>（生卒年不详）于 1937 年所捐献，供院方盖 4 层新楼，而胡重益更是捐出 2500 元作为建设基金<sup>39</sup>。虽然他所捐献的款项并非最多，可是他是唯一一位捐献了土地后还捐献现金给该医院做建设基金的先贤。这是十分令人钦佩的。后来，胡重益被推举为霹雳华人接生院总理，继续协助该医院的发展。另一方面，值得一提的是，不是马来亚人的“万金油大王”胡文虎独力捐献了 15000 元予院方作为建设基金。作为以药材业起家的人，胡文虎十分清楚医疗设施的重要性；而他的慷慨解囊，带出其对医疗设施的热切关心。有了他们的协助，霹雳华人接生院才得以搬迁至现址，并于 1939 年 10 月 7 日正式开幕。

除了协助创办及捐助霹雳华人接生院外，现今位于郑太平路（Jalan Chun Thye Phin）的近打医药中心（Kinta Medical Centre）之前身“安慰宁医院”

---

<sup>37</sup> 霹雳华人接生院在创办初期只提供接生服务，直至 1960 年代中期才转型至专科医院（PCSH Centenary Hospital Editorial Board, 2004: 38）。

<sup>38</sup> 因史料匮乏的关系，无法得知曾松寿的生平资料。

<sup>39</sup> 关于医院所立的纪念碑，参见附录十八与十九（图十四与图十五）。

(Our Lady's Hospital)，亦是受到了永定人的协助。1960年，圣母方济修女会(Franciscan Missionaries of the Divine Motherhood)决定在怡保兴办一所医院。胡曰皆得知此事后，即于1961年决定捐出他位于郑太平路的一栋别墅，作为医院的院址(胡曰皆，1961: 128)。不料，土地拥有权还未转让，胡曰皆便因事故逝世。后来，其家人依然遵守胡曰皆生前的承诺，将土地及别墅免费转让给圣母方济修女会。(吴玉彬，2012: 27-28)因此，医院在1965年行开幕礼时，邀请胡曰皆夫人作开幕嘉宾，以此形式感谢胡曰皆的贡献。

总的来说，永定人除了办学外，亦对怡保的医疗设施倍加关注。在协助兴办与捐助医院一事上，可以看出永定人对医药服务的注重。

## 第五章 结论

永定人于 1851 年至 1874 年间始大批南渡至东南亚各地，并在所处之侨居地经营他们的事业与生活。在怡保未于 1880 年代开埠前，初抵马来亚的永定人，先是在锡矿丰富的地方（如槟榔屿及太平）落脚，因为那些地方的经济状况因锡矿的关系而蓬勃发展，故提供了许多工作机会。后来，怡保开埠后，其丰富的锡含量吸引了华侨从槟榔屿及太平南下至该地挖掘锡苗。如同其他籍贯群的华侨般，来到怡保的永定人亦是以经营锡矿业起家，成功累积他们的财富。当然，锡矿业并非代表着怡保永定人的工作概况全貌，因为在怡保经营药材业的永定人在人数上相对于经营锡矿业的同乡人数来得多。然而，无可否认，那些在怡保起着重大号召力及影响力的永定人，几乎都是那些透过锡矿累积财富的矿家。

当永定人在侨居地的生活渐趋稳定后，他们便开始拓展自身的关系网络，包括创办与领导自身籍贯群的会馆，以及跨籍贯群的工商组织。首先，永定人创办会馆，主要是为了照顾侨居怡保的同乡之福利，如霹雳福建公会的成立缘由，便是让同乡们在“他乡”逝世后，有个安葬之所。此外，会馆的另一个重要功能，即是协助初抵怡保的同乡安顿下来，如为他们提供暂居之场所，或是为他们介绍工作。霹雳永定同乡会便是为了照顾上述提及的同乡福利而成立。另一方面，会馆亦是团结同乡的重要桥梁，让同乡们能齐心协力，为“祖国”——中国及自己的原乡之发展出一份力。譬如，霹雳客属公会便是怡保客家人在抗日时期倡议创办的。其主要缘由便是要聚集同乡的力量，为中国的抗日事业出一份力。换言之，永定人创办会馆，除了照顾侨居地同乡的福利外，亦关注中国同胞的生活需求，以及协助中国的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永定人的身份认同相当值得探讨。永定人先是创办霹雳福建公会，后创办霹雳永定同乡会，末了才创办霹雳客属公会。从永定人创办会馆的顺序来看，早期永定人的身份认同倾向于地方上的认同。因此，即便永定人所使用的客家语系与福建人所使用的闽语语系大相径庭，永定人依然加入霹雳福建公会，因为他们的原乡——永定县便是隶属于福建省的行政之下。至于为何不先成立永定同乡会，笔者推测当时在怡保的永定人之人数，并不足以支撑一个会馆的运作，加上永定人并未受福建人排斥，因此便无成立同乡会之意。二战后，永定人已达到一定人数，加上他们的生活因战乱而大受影响，迫切需要一个组织来协助他们恢复生产，因此霹雳永定同乡会便在这个背景下成立。后来，随着霹雳客属公会的成立，以及永定人加入客属公会的举动，均表现出永定人的身份认同渐渐转向对语系的认同，而对地方上的认同变得较淡了。

除了创办会馆，永定人亦创办及领导工商组织，以拓展他们的商业网络。值得注意的是，永定人有着召集不同籍贯群的华侨共同加入组织的能力，代表着这个籍贯群在怡保起着重大的号召力与影响力。在没有压倒性人数的情况下，永定人依然能获得如此重大的成就，这是十分令人钦佩的。

拥有了财富与号召力，永定人始能够进行慈善事业，为带给他们巨富的怡保作出一些贡献。当然，早期的永定人所参与的慈善事业，主要是以华人社会为中心，譬如成立与资助华文学校，以及成立与资助霹雳华人接生院。随着时代的变迁，永定人的贡献对象之范畴逐渐扩大，如胡曰皆出了资助华校外，亦有资助陷入财务危机的英校。同时，他也乐意捐献土地给外国的教会组织，供他们建设医院。这显示出永定人的贡献对象，逐渐涉及整个怡保社会，而并非只针对华人群体。这是令人喜闻乐见的。

纵观整篇文章，不难看出怡保永定人的发展与贡献，始于胡子春。作为一个成功起家的第一代怡保永定人，胡子春成功的原因，除了是得到郑景贵家族的提拔与协助外，他自身的刻苦耐劳亦是成功的关键。发迹后的胡子春显然在怡保华人社会中起着重大的号召力——怡保的许多会馆、工商组织、学校等的创办史中均有着他的名字。另外，他也受英殖民政府欢迎，除了被委任为霹雳州议会议员外，更于 1917 年受封为霹雳州太平局绅（*Federated Malay States Government Gazette vol IX 1917*, 1917: 669）。胡子春之后，胡重益“继承”了他的侨领地位，继续领导各会馆及组织，同时慷慨资助慈善事业。胡重益同样受到华人社会的爱戴与英殖民政府的认可。他于 1936 年荣膺太平局绅（《南洋商报》，1936 年 5 月 25 日：10）。胡重益之后，则是其侄子胡曰皆“继承”其侨领地位与职责。胡曰皆于 1961 年逝世后，虽然其子胡万铎依然对华人社会贡献良多，但在胡万铎的时代，马来亚已取得独立，华人也已正式成为这个国家的公民，福利已受到保障。因此，永定人身为侨领的功能与影响力渐渐式微。无论如何，永定人对怡保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且永定人的发展脉络，可从胡子春、胡重益与胡曰皆这三位关键人物看出。因此，往后若有学者有兴趣从事关于怡保永定客家人的学术研究，或能以这三人为主轴，以进一步爬梳出怡保永定人的发展脉络。

## 参考文献

### 一、中文专书

1. 陈爱梅（2014），〈郑螺生〉，收录于何启良主编《马来西亚华人人物志》第四卷，页 1570-1573，金宝：拉曼大学中华研究中心。
2. 胡曰皆（1961），《胡曰皆先生家谱汇集》，怡保：胡曰皆父子有限公司。
3. 黄贤强（2011），〈新加坡永定会馆：从会议记录和会刊看会馆的演变〉，收录于萧新煌主编《东南亚客家的面貌：新加坡与马来西亚》，页 33-64，台北：中研院人社中心亚太区域研究专题中心。
4. 林水椽（1998），〈独立前华文教育〉，收录自林水椽、何启良、何国忠、赖观福主编《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第二册，页 215-254，吉隆坡：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
5. 刘崇汉（2014），〈胡子春〉，收录于何启良主编《马来西亚华人人物志》第二卷，页 442-445，金宝：拉曼大学中华研究中心。
6. 颜清湟著、栗明鲜等译（1991），《新马华人社会史》，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
7. 永定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1994），《永定县志》，福州：中国科技学术出版社。
8. 张汉等修、丘复等纂（2000），《民国上杭县志·民国永定县志》，上海：上海书店。
9. 张树钧（2014），《胡万铎评传——六十载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奋进史迹》，吉隆坡：Topline Equity Sdn. Bhd.

## 二、外文专书

1. Desmond, T., & Chai, H. C. (1962), *The Town That Grew between Two Rivers*. In Ipoh Municipal Council (Ed.), *Ipoh :The Town That Tin Built* (pp.13-25) . Ipoh: Phoenix Communications Limited.
2. Khoo, S. N., & Lubis, Abdur-Razzaq (2005), *Kinta Valley: Pioneering Malaysia's Modern Development*. Ipoh: Perak Academy.
3. *The Directory & Chronicle for China, Japan, Corea, Indo-China, Straits Settlements, Malay States, Siam, Netherlands India, Borneo, the Philippines, &c* . (1899, 1902, 1904, 1905, 1908, 1912) .Hong Kong: The Daily Press Office.
4. Wright, A. (Ed.)(1908), *Twentieth Century Impressions of British Malaya: Its History, People, Commerce, Industries, and Resources*. London: Lloyd's Greater Britain Publishing Company Ltd.

## 三、中文刊物

1. 胡侗 (1981), 〈新加坡永定同乡概况〉, 收录于吡叻永定同乡会会刊编辑委员会编《霹雳永定同乡会会刊》, 页 22-25, 怡保: 吡叻永定同乡会。
2. 梁树龄、丘乔、锺森、胡曰皆编印 (1951), 《霹雳客属公会开幕纪念特刊》, 怡保: 霹雳客属公会。
3. 罗济贤 (1981), 〈本会会史〉, 收录于吡叻永定同乡会会刊编辑委员会编《霹雳永定同乡会会刊》, 页 93-95, 怡保: 吡叻永定同乡会。

4. 马来西亚华团总名册编委会（2005），《马来西亚华团总名册》，吉隆坡：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
5. 麦翔编（2008），《百年育才》第二卷，怡保：霹雳育才独中董事部。
6. 霹雳大埔同乡会开幕纪念特刊编辑委员会（1968），《霹雳大埔同乡会开幕纪念特刊》，怡保：霹雳大埔同乡会。
7. 霹雳福建公会创会九十周年纪念特刊编辑委员会（1990），《霹雳福建公会创会九十周年纪念特刊》，怡保：霹雳福建公会。
8. 霹雳客家公会 74 周年纪念特刊编委会（2015），《霹雳客家公会 74 周年纪念特刊》，怡保：霹雳客家公会。
9. 吡叻永定同乡会会刊编辑委员会（1981），《霹雳永定同乡会会刊》，怡保：吡叻永定同乡会。
10. 霹雳中华工商总会百年特刊编委会（2007），《霹雳中华工商总会百年特刊》，怡保：霹雳中华工商总会。
11. 王雪桥（1951），〈本会史略暨会务概况〉，收录于梁树龄、丘乔、锺森、胡曰皆编印《霹雳客属公会开幕纪念特刊》，页 721-764，怡保：霹雳客属公会。

#### 四、外文刊物

1. PCSH Centenary Book Editorial Board (2004), *The PCSH Centenary Book: Inspiring Another 100 Years*. Ipoh: Perak Community Specialist Hospital.



## 五、中文报章

1. 《槟城新报》，1907年3月12日。
2. 《槟城新报》，1907年3月26日。
3. 《槟城新报》，1907年6月22日。
4. 《槟城新报》，1907年8月6日。
5. 《叻报》，1908年5月20日。
6. 《南洋商报》，1933年11月1日。
7. 《南洋商报》，1934年2月13日。
8. 《南洋商报》，1935年1月31日。
9. 《南洋商报》，1936年5月25日。
10. 《南洋商报》，1939年12月15日。
11. 《南洋商报》，1939年12月19日。
12. 《南洋商报》，1940年6月14日。
13. 《南洋商报》，1940年10月15日。

## 六、外文报章

1. *Malaya Tribune*, 24 December 1932.
2. *Mid-Day Herald and Daily*, 29 March 1898.
3. *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and Mercantile Advertiser*, 17 September 1931.

4. *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and Mercantile Advertiser*, 29 December 1898.
5. *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and Mercantile Advertiser(Weekly)*, 15 September 1898.
6. *The Straits Times*, 12 December 1901.
7. *The Straits Times*, 16 February 1920.
8. *The Straits Times*, 8 October 1939.

## 七、学士论文

1. 吴玉彬（2012），〈胡曰皆——怡保锡矿家研究〉，拉曼大学文学士荣誉学位论文。

## 八、宪报

1. *Federated Malay States Government Gazette 1917 vol IX*, Jan-Jun 1917.

## 九、互联网

1. 星洲网（2014年11月18日），〈走过岁月·百年老店休业半年再出发·万春堂换新貌卖灵芝〉，2017年3月20日阅自  
<http://www.sinchew.com.my/node/1010645>。

## 十、访谈

1. 胡万铎（2017年1月10日），“关于胡曰皆的生平事迹以及深斋中学的创立缘由”。（游欣瑜）
2. 张树钧（2017年1月10日），“关于胡曰皆的生平事迹以及深斋中学的创立缘由”。（游欣瑜）

## 附录

(一) 表一：1980 年代霹雳怡保永定人所从事的工商业

行业	商号	数量
锡矿业	德利公司 德财公司 德发公司 源源公司 振成公司 新振盛公司 积莪营公司 复万和公司 复万顺公司 复万平公司 复万生公司 复万丰公司 复万泰公司 复万宝公司 复万兴公司 复万昌公司 金发公司 新联成	19 (分属于 5 个机构)

	新德成	
胶园业	振荣胶园 尖吉胶园	2
典当业	公信当	1
胶轮业	标准胶轮复新公司	1
汽油业	标准石油公司	1
酒业	万源丰 天一酒庄	2
药材业	仁和堂 济生药行 建安药行 永安药行 万春堂 济安药行 永生堂 东兴行药行 永康药行 松兴药业行 永福安药行 永安药行 建春堂 建生和药行	22

	万安药行（文冬新村） 永安堂药行 万安药行（金宝路） 建兴药行 光华药行 万春贸易公司 公伟商行 万春园药行	
制衣业	嘉宾洋服 美信服装制造厂 帝国制衣厂 金冠制衣厂 锦新洋服 燕丝服装	6
杂货业	有发杂货店	1
五金业	永源	1
印刷业	江山印务局	1
铁厂业	广同发 新公司铁店 东升机器厂	3
旅游业	曾智强兄弟旅游社 吡叻旅游社	4

	第一旅游社 坝罗旅游社	
锰厂业	南益 东南亚	2
机器业	马来亚机器厂 麦机器厂	2
塑胶业	新发塑胶厂 东洋塑胶厂	2
绘测业	胡余绘测建筑工程	1
电力工程	游亚苟电力工程	1
板厂业	泛马板厂 和合记电锯板厂 彩志森林木业	3（分属 2 个机构）
堪輿业	墓坟碑石风水	1
纸品业	海丰纸品厂	1
秤店业	森记秤磅店	1
喷漆业	罗礼祥喷漆厂 吴乃燕射漆厂	2
布匹业	耀棠布匹商	1
电器业	合亿电器贸易公司	1
金融业（卖车行）	万顺摩多 城市摩多	3（分属 2 个机构）

	顺生车业	
西药业	胡禄南药房 胡文彬药房 胡禄周药房	3
公司数量	88	

资料来源：整理自《霹雳永定同乡会会刊》，页 88-92。<sup>40</sup>

---

<sup>40</sup>笔者只抽取在怡保居住的永定人之工商业概况并列入表中，而居住在霹雳州其他地区的永定人并不包括在内。



(二) 表二：马来西亚华人地缘性及血缘性会馆数量

州属	地缘性会馆数量	血缘性会馆数量	总数
玻璃市	2	1	3
吉打	29	21	50
檳城	62	139	201
霹靂	146	22	168
雪兰莪	107	65	172
森美兰	49	23	72
马六甲	40	28	68
柔佛	146	69	215
吉兰丹	14	1	15
登嘉楼	15	2	17
彭亨	33	8	41
砂拉越	66	59	125
沙巴	58	20	78
马来西亚会馆总数	767	458	1225

资料来源：整理自《马来西亚华团总名册》，页 37-390。

(三) 表三：胡曰皆生平所资助之怡保学校

序号	捐献年份	学校种类	学校名字	捐献数额 (元)
1	未注明	华文学校	怡保育才学校	12000
2			怡保女子小学建校	5000
3			怡保女子中学建校	5000
4			怡保培南建校	约计 8000
5			怡保三才建校	约计 4000
6			怡保中山小学建校	约计 6000
7			客属公会创办深斋学校并买办费一 万元	14000
8			万里望万华学校（公司名义）	4000
9			中山学校	1000
10		英文学校	怡保圣美哥英文学校	约计 10000
11	1960 年	华文学校	怡保女子中学建校	2000
12			怡保深斋中学经费	5000
13		英文学校	怡保英华英文学校建校	1000
14			怡保英华超龄英文学校建校	1000
15	1961 年	华文学校	怡保育才中学建校	40000
16			怡保培南中学建校	5000
17		英文学校	英文圣美高英文学校建校	5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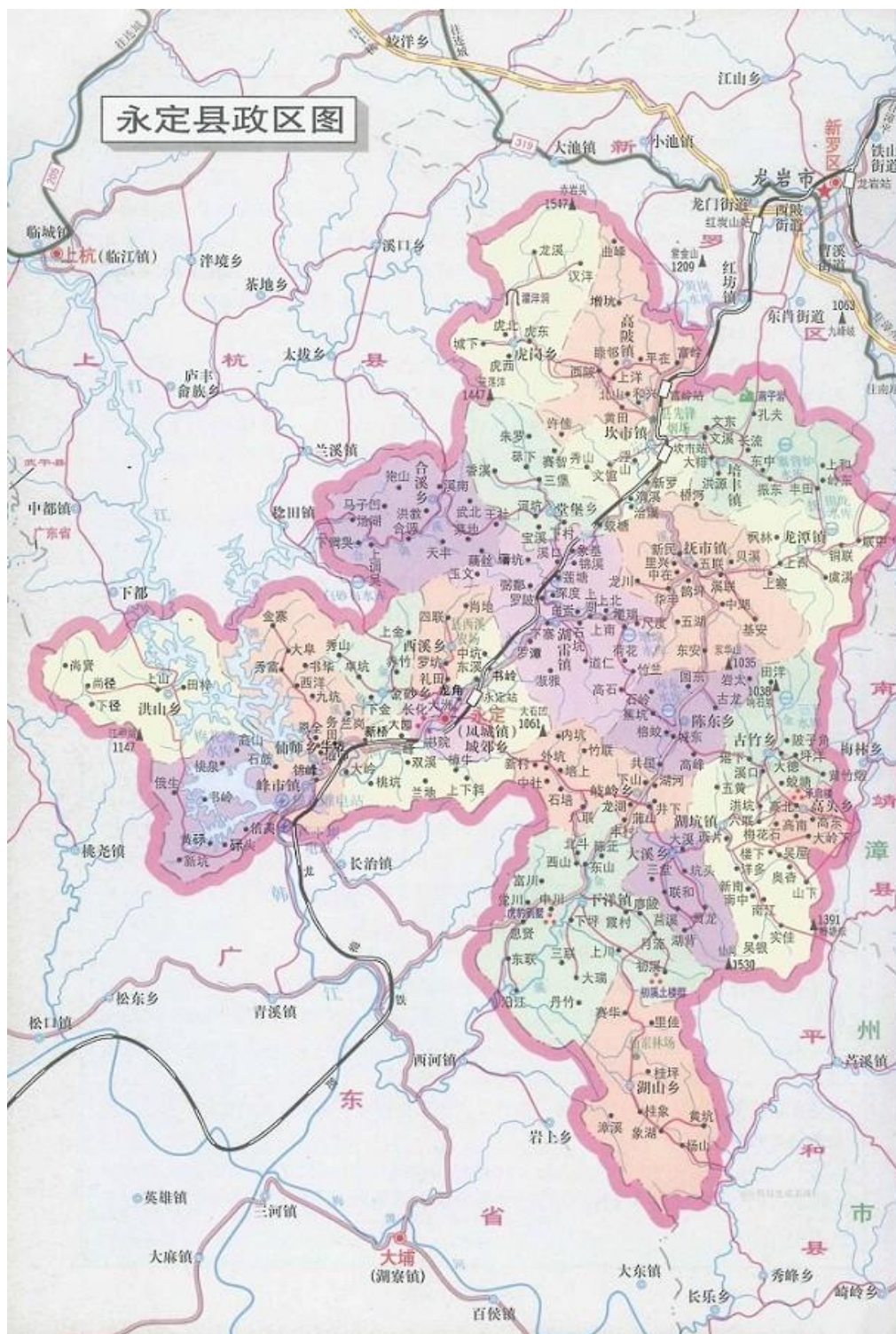
共计	123500
----	--------

资料来源：整理自《胡曰皆先生家谱汇集》，页 128。

(四) 访谈一览表

	胡万铎	张树钧
肖像图		
访问时间	2017 年 1 月 10 日	2017 年 1 月 10 日
地点	胡曰皆父子有限公司	胡曰皆父子有限公司
时间	上午 11 时 20 分	上午 10 时
人物简介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胡曰皆长子。</li> <li>-曾任深斋中学董事长多年。</li> <li>-曾任霹雳永定同乡会会长多年。</li> <li>-对当时永定客家人的发展与贡献有一定的了解。</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胡万铎之助理。</li> <li>-《胡万铎评传》之作者。</li> <li>-在著书期间，与胡万铎相处甚久，因此了解永定客家人（尤其是胡曰皆）的史迹。</li> </ul>

(五) 图一：永定县政区图



(摘自客家百科网, <http://wiki.ehakka.com/doc-view-55.html>)

(六) 图二：怡保“万春堂”外观



(笔者摄于 2017 年 2 月 25 日)

(七) 图三：“万春堂”牌匾旁的通告，宣告其于 2014 年 6 月 1 日休业。



(笔者摄于 2017 年 2 月 25 日)



(八) 图四：万春堂所出品之“金鱼商标”驱风油



(摘自马来西亚杂货店部落格, <http://go2mykedai.pixnet.net/>)

(九) 图五：霹雳福建公会外观



(笔者摄于 2017 年 1 月 10 日)

(十) 图六：霹雳永定同乡会外观



(笔者摄于 2016 年 10 月 3 日)

(十一) 图七：霹雳永定同乡会内设胡曰皆、胡李皆纪念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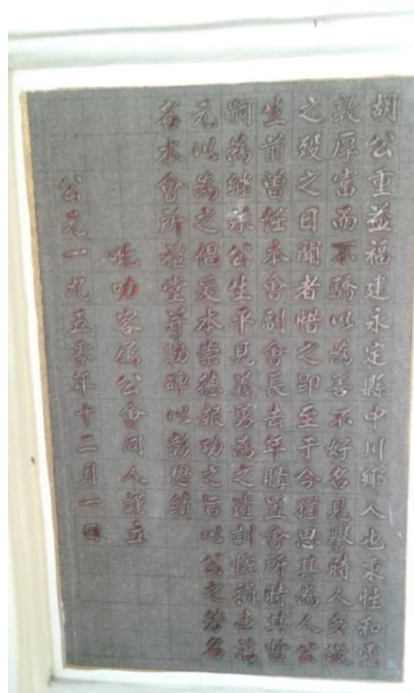
(笔者摄于 2016 年 10 月 3 日)

(十二) 图八：霹雳客属公会外观



(笔者摄于 2016 年 11 月 11 日)

(十三) 图九：霹靂客属公会内置胡重益纪念碑



(笔者摄于 2016 年 11 月 11 日)



(十四) 图十：霹雳客属公会内设胡重益纪念堂



(笔者摄于 2016 年 12 月 3 日)

(十五) 图十一：霹靂客属公会内置胡曰皆纪念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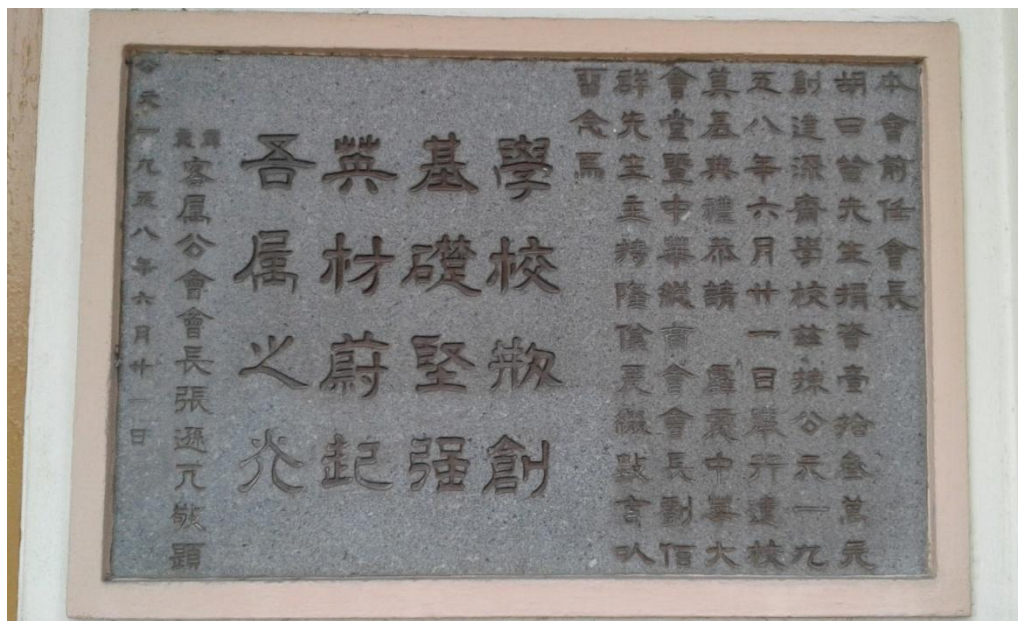
(笔者摄于 2016 年 11 月 11 日)

(十六) 图十二：深斋中学旧址（现为深斋中学商学院）



(笔者摄于 2016 年 11 月 11 日)

(十七) 图十三：深斋商学院一楼第一间教室旁置胡曰皆纪念碑



(笔者摄于 2016 年 11 月 11 日)

(十八) 图十四：霹雳人民医院内置捐献者纪念碑之一



(笔者摄于 2016 年 10 月 8 日)

(十九) 图十五：霹雳人民医院内置捐献者纪念碑之二



(笔者摄于 2016 年 10 月 8 日)



(二十) 图十六：霹雳人民医院内设胡文虎昆仲纪念堂



(笔者摄于 2016 年 10 月 8 日)

(二十一) 图十七：胡子春街



(笔者摄于 2017 年 1 月 8 日)

(二十二) 图十八：胡重益路



(笔者摄于 2017 年 1 月 8 日)

(二十三) 图十九：胡曰皆路



(笔者摄于 2017 年 1 月 8 日)

(二十四) 图二十：胡日初路



(笔者摄于 2017 年 1 月 8 日)

(二十五) 图二十一：胡日初于华林市之基仁楼



(笔者摄于 2017 年 3 月 11 日)